



徐
学
著

火中龙吟： 余光中评传

徐学著

火中龙吟： 余光中评传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本书照片由余光中提供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火中龙吟:余光中评传

徐学 著

- 广州:花城出版社.2002.2

ISBN 7-5360-3750-3

I. 火...

II. 徐...

III. 余光中-评传
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07044 号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

(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路)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1.875 6 插页

字 数 270,000 字

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5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3750-3/K·59

定 价 2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献给，一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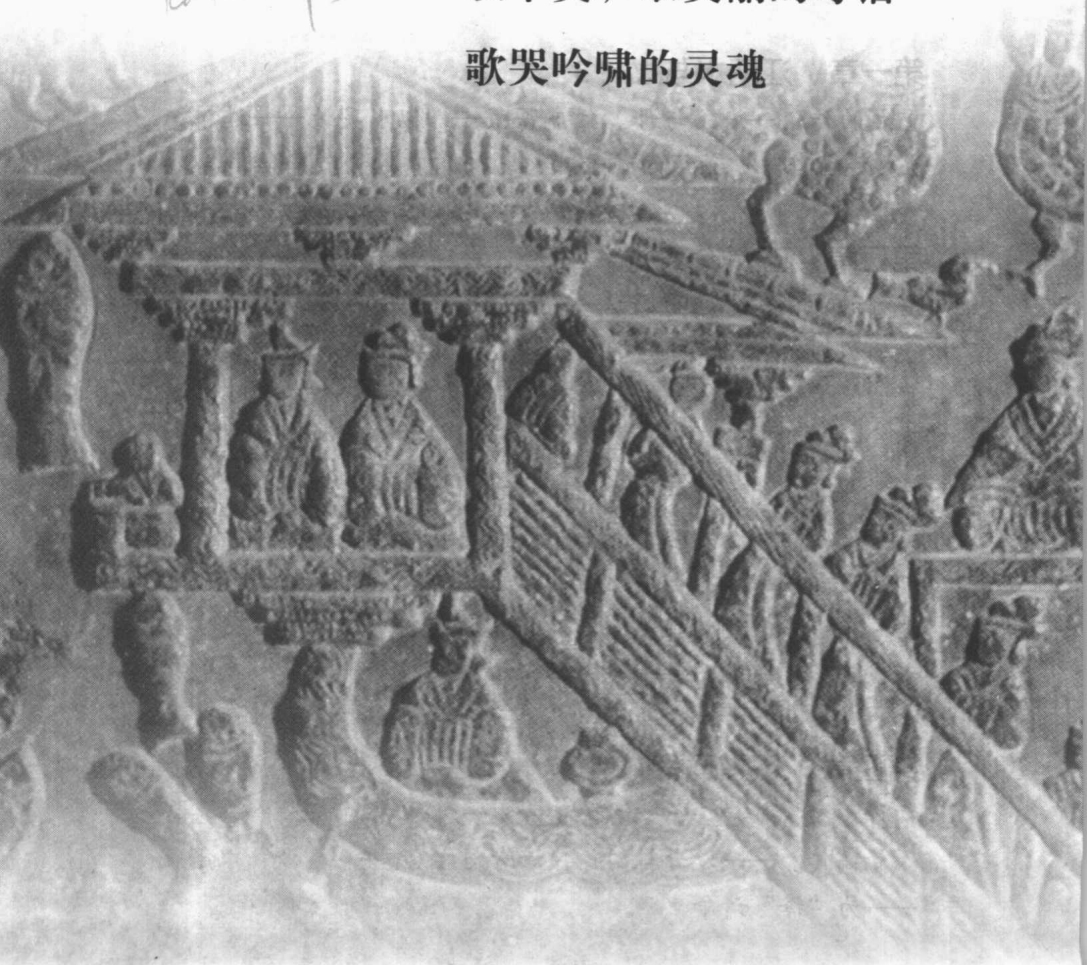
因仓颉文发烫的唇

为方块字锐啸的血

以中文，最美丽的母语

歌哭吟啸的灵魂

BA1135/13





前言



在彩笔的光中快活得几乎不知老之将至，屈指一算，为其笼罩震慑也近二十年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书架上一直排列，且不断地增添着余光中的书，出自大陆、香港和台湾各家出版社，每次打开来，就跌入一个神奇的五彩世界，在那里喃喃沉吟，津津冥想，难于释手。即便不去触摸，也能感到它们就站在案旁，也就觉得读诗作文，玩味方块字既不落伍，也不寂寞，“守夜人”那一盏灯，就闪射在你的案头。

气度恢宏而又多才多艺的生命是不易描摹的，更何况，余光中的生命和艺术中又交织着那么多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，忧患和欢乐，耻辱和荣光；为余光中写传的存心，少说也有十年了。每一次冲动地提起笔来，就会想起余光中的《中国结》，仿佛是在向我发问：

你问我会打中国结吗？
我的回答是苦笑
你的年纪太小了，太小
你的红丝线不够长
怎能把我的
遥远的童年啊，缭绕
也太细了，太细
那样深厚的记忆
你怎能缚得牢？

是的，一个饱含民族记忆的博大心灵，原是需要有一支强健的笔来表现的啊！

写传的工作搁置了许久，在众多朋友的鼓励，尤其是花城出版社詹秀敏的催促下，终于鼓起勇气，拟定了章节，命笔之

初，人物栩栩呼之欲出，但要画龙点睛地几句话说出传主，总是难于言传：

一个认真的学者，不苟的翻译家，写起字来，总是一笔一画方方正正；而在腐儒和道学家眼中却是十足的浪子，不道德的文人。

一个喜欢开快车的诗人，喜欢一切高速的节奏，在诗歌中赞美飙车；同时也是瑜珈功的修练者，先后养过十多头小鸚鵡，并为之精心撰写食谱。

他酷嗜民族文化，自幼浸淫其中，发掘弘扬，终身不渝；而批评和剖析自己的民族和国人，比谁都坦白、锐利。

他是浪漫的，写缠绵悱恻的情诗，从不间断，对可爱的女性有用不完的柔情；他又是科学的，搜集古今中外的地图册，钻研大部头的天文书，对地球的画像，世界的脸谱，天象的分布，宇宙的流转十分专业。

他是平易而民间的，有许多朗朗上口的童诗民谣为证；他又是深奥而神秘的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时常有出神入化的创造。

他并非任何一个教派的信徒，但也不是一个理直气壮的无神论者。总是觉得神境可亲，喜欢瞻仰大教堂，看寺看庙，在那里琢磨一些灵魂的问题。

他喜好在家中静静欣赏地图，画册和唱片，他也更愿意用脚去丈量世界山川。亲人和朋友视之为诙谐的绣口，他自称是女生宿舍的舍监……

种种矛盾集于一身，而这一切描述都不足以表现出他全貌，也许我们只能说，凡方块字延伸所及，华语汉文流播之处，一提到余光中，总会引起人们敬佩的眼神和会心的微笑，为了他那向星空看齐的生命，为了他那彻夜不熄的桌灯，为了

他一篇篇脍炙人口的诗文，为了他一场场锦心绣口的演讲；或者，仅仅为了他在你的《余光中诗选》上那平直方正一丝不苟的签名，虽然他知道这只是一本盗版书……

余光中至今已创作了诗歌近 900 首，还有散文、小品 200 多篇，约百万字；评论 200 多篇，100 多万字。在这些刚劲优美的文字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一个思想透彻的智者，一个作为果敢的勇者，一颗感受敏锐细腻的慧心。虽然少年起便经受动荡，飘泊，而个性却日趋温和厚道，乐天知命，鹤发童颜，老得漂亮，昭示着古老的格言：“厚德载福”。

今天，已经没有什么人会怀疑中国文学殿堂将要为他辟出一席，由于他对自己的民族和人民，始终坚定不移全心拥抱；由于他的诗文论译在艺术上的卓越超拔，开拓了方块字的表现力。他的抱负和胸襟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，他的文学艺术是他名气的血肉。他的地位是那么坚固和饱满，在经历过那么多兵荒马乱的年代，见证了太多浮游的情感和短促的艺术流星，有这么一支挺立的笔半个世纪屹立不倒，真是中国人的幸事。

对于自己的诗文将可传世早已深具信心，余光中先生并不在乎传记，他的态度使我们想起钱默存的话，“假如你吃鸡蛋觉得味道不错，又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？”

此话正暗合“作者之死”的西方潮流，从艾略特到罗兰·巴尔特，都认为不须注意诗人，而要注意诗。

然而，中华民族的杰出作家，毕竟多是将生命境界的提升与艺术境界的开拓合二为一的。特别是余光中，就世俗生活而言，他没有梵高般的大难，杜甫般的大波折；但他的心路之曲折灵魂的磨难一点不少于古人、前人，源于现代人心灵冲突的加剧，源于百年来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屈辱，和对这种屈辱和苦难的担当。

近代以来的民族屈辱不可避免斫伤了美丽中文的生机，仓颉无颜，李杜蒙尘，优美方块字累积而成曾经辉耀星球的文明天空，一度倾颓了崩坍了，就像六十年前，那位敏感恣肆上海才女的忧伤断言，它已经在毁坏中，更大的毁坏还要到来。余光中如同当代女娲，呕心沥血，焚膏继晷，炼方块字为五彩石，让中文世界天空再度矗立再度璀璨：

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，

七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

.....

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

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

他的一生就是不断炼石补天的自焚，而他的文学艺术，就是他自焚一生之结晶。因此，要了解我们这位传主，孟夫子“读其书，颂其诗，不知其人可乎？”的反问，隔了千年，依然是掷地有声，“知人论世”，不，知人论文，堪为本书之写作宗旨。

因此，本书写作就有了两个重点，一为传，一为评，前者勾勒其生平细节，神情笑貌；后者阐发其创作艺术与创作思想。前者多些情节和趣味，后者着重思辩与定位，二者侧重不同，但力求融合，打通艺术与生活。一面力戒巨细无遗，与艺术创造无关之生活细节，即使有趣也将舍弃；一面避免生硬晦涩，不附注解，少用术语。将可读性与思辩性结合。这样应该可以向众多“余迷”，交待得过去了罢。

最后，就“火中龙吟”的书题命意略加说明。

龙，夭矫蜿蜒于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中。在中国人心目

中，龙，是阳刚、坚毅而高贵的意象，它不但作为帝皇天子家的威仪表征，也用于描绘仁者智者勃然不灭的圣人气象，更被活用为形容词，冠于一切超拔不凡物事之前——剑之神者号龙泉，马之骏者为龙驹，虾之硕大无朋者，叫它龙虾，人种之历五千年且生生不息活力盎然者，当然是龙的传人了。

本书传主，生于中国龙年，以属龙为荣，更以作为龙的传人自傲一生。其五十年来之诗文无愧“五四”以来华人吟出的最动听的歌诗。龙吟之龙，做名词，专指中国人的歌吟；做形容词，当指歌之尤绝者。

“正声何微茫，哀怨起骚人”，方块字造就的经久不灭的歌谣，极少是清平岁月里的吟风弄草，总是出自烽烟四起烈焰腾腾的忧患困厄之中。

在中国最古老的典籍《易》中，就有这样的发问：“作易者，其有忧患乎？”（《易·系辞传》）是的，其有忧患，乃有龙吟——屈原放逐，得赋离骚；史迁受辱，发愤著述；老杜诗、东坡词、汉卿曲、红楼梦，无不是人生炼狱中烧就的金丹。

本书传主，其生平，其创作，都和火有不解之缘，如同黑格尔在《历史哲学》中所言：“这不死之鸟，终古地为自己预备下火葬的柴堆，它在柴堆上焚死，从劫灰余烬中，又生出活泼的新生命”。对此，本书将专列一章，详加阐述。

生命的力度只有在压力中而显现，困厄与郁结促使诗人反观自我，高扬生命。那一切高昂的龙吟，皆出于火中，成于火中，不朽不灭于火中，只要火种仍在石中，心中，那歌那吟就必定穿行于大地人间，年年岁岁，流淌不息。

投向记忆之海，石片能一路回到儿时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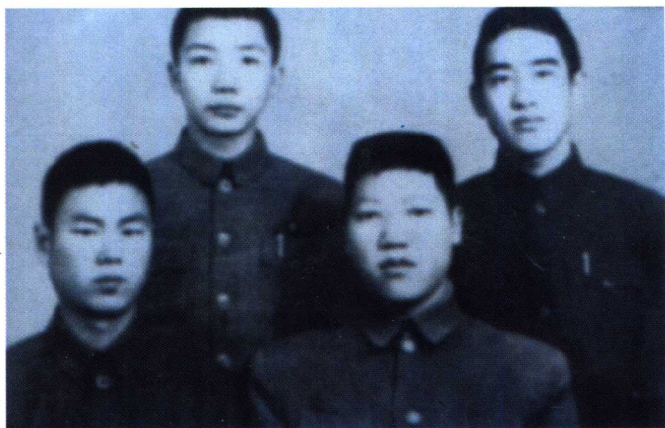


大连金石滩，背景为黄海（1997）

火中龙吟：余光中评传



火中龙吟：余光中评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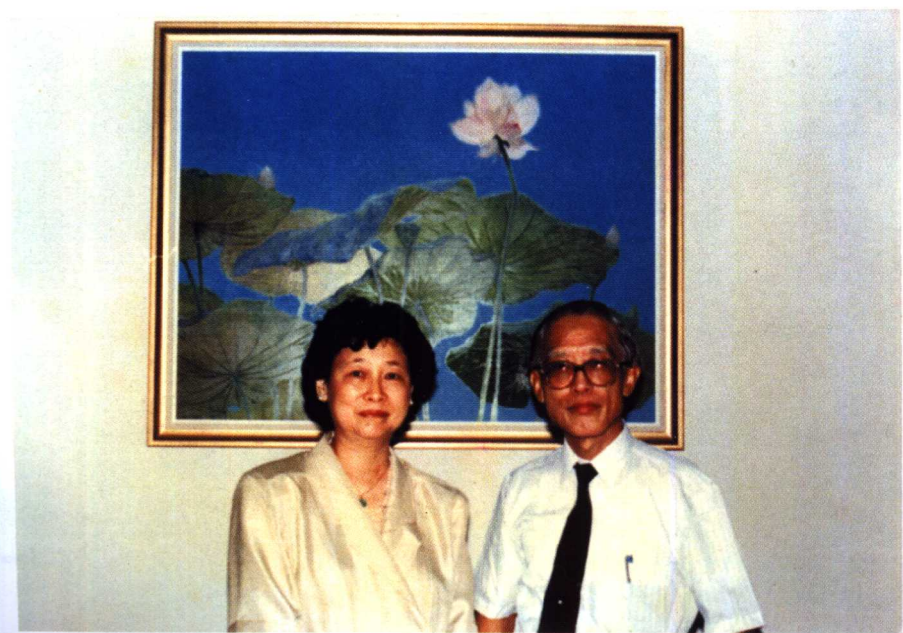
高中毕业与同学合影：右一为余光中（1947）



与蓝星诗社同仁在台北餐叙：左起周梦蝶、蓉子、向明、余光中、罗门、方莘、张健（约1980）



摄于美国丹佛（1976）



余光中夫妇摄于席慕蓉画前（1986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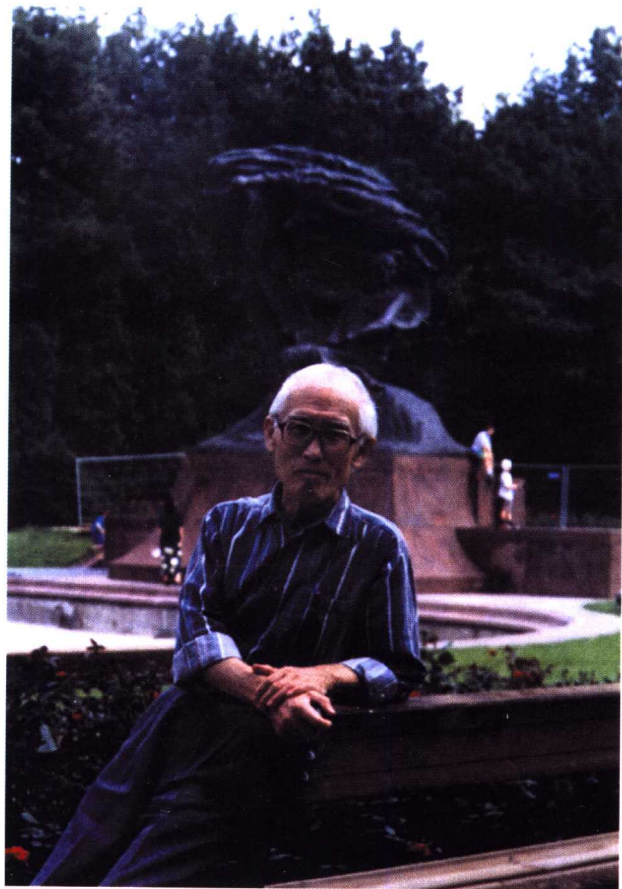
火中龙吟：余光中评传



与巴金于香港中文大学（1984）



左起：舒婷、余光中、徐学、陈仲义在鼓浪屿（1995）



在华沙，背景为萧邦在松下之铜像（1999）



与流沙河同访成都杜甫草堂（1997）

火中龙吟：余光中评传



应邀至北京中央电视台“读书时间”节目，接受刘伟教授专访（1997）



与诗人卞之琳于北京卞府（1997）